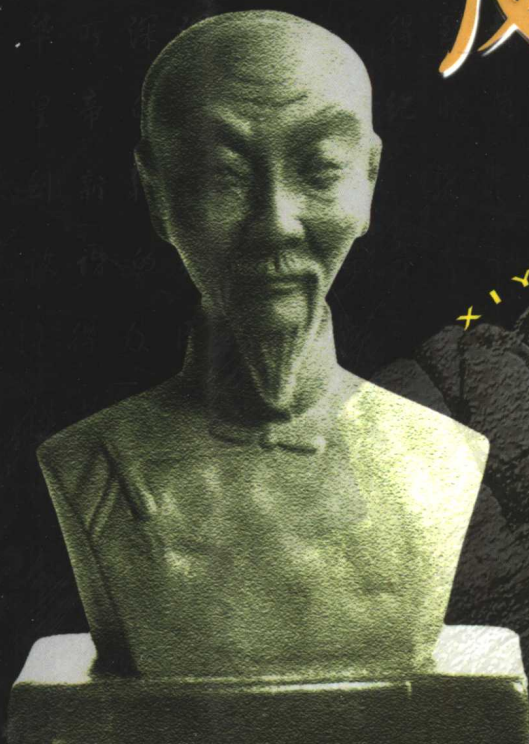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纪晓岚

西域传奇

童马 著



XIYUFENGSHUO
西域烽燧

系列小说

XIYUFENGSHUO

西域传奇

纪晓岚

童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晓岚西域传奇 / 童马著. — 2 版. — 乌鲁木齐: 新疆
青少年出版社, 2006.5
(西域烽燧系列小说)
ISBN 7-5371-3992-X

I.纪... II.童...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320 号

纪晓岚西域传奇

童马 著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电 话: 0991-2334305(编辑部) 0991-2864403(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32 开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2 版
印 张: 6 插 页: 5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5 千字 印 数: 5000-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71-3992-X
定 价: 15.00 元

新青少社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梗 概

流放期间的纪晓岚以惊人的机敏和智谋擒获了来自京都的各怀鬼胎的男女杀手,巧断了种种骇人听闻的人命案。保密又巧除后宫的男女大奸。风流逸事和丹青墨宝的失踪令人震惊。小说以斐然的文采令人得到智慧的启迪。

策 划 韩全学
责任编辑 杨英杰
责任校对 宿秀芳
封面设计 吴 晨
版式设计 侯志伟
插 图 褚晓莉

目 录

- | | |
|-----|--------------|
| 1 | 第一章 泄密获罪成流人 |
| 10 | 第二章 大义开释知罪人 |
| 19 | 第三章 千里阻截索密文 |
| 28 | 第四章 蛛丝马迹破疑案 |
| 37 | 第五章 计高一筹稳奸宄 |
| 46 | 第六章 巧用计谋查命案 |
| 55 | 第七章 荡妇绝情惊煞人 |
| 64 | 第八章 互致情诗表心迹 |
| 73 | 第九章 争睹丹青落天池 |
| 82 | 第十章 坦露心迹诉衷情 |
| 90 | 第十一章 面对红颜忆往事 |
| 101 | 第十二章 诗集失踪少女亡 |
| 113 | 第十三章 剑手落网揭内幕 |
| 124 | 第十四章 夜半客栈起风波 |
| 138 | 第十五章 急救天子受恩宠 |

西域烽隧系列

目 录

纪 晓 岚 西 域 传 奇

- | | |
|-----|--------------|
| 151 | 第十六章 乳娘死前留密文 |
| 162 | 第十七章 太后暗发密杀令 |
| 173 | 第十八章 除奸认母尽开颜 |



第一章 泄密获罪成流人

此时从车内走出一位儒雅之士，一脸笑意，站在车旁，机警地环目四顾，突然发现尾随而来的匹马单人也从院门缓缓走进，不由心头一紧，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当那尾随而来的汉子牵马走过马车时，偷眼一瞥他，他立即感到一股不怀好意的杀气……

在通往古肃州(今酒泉)的官道上疾驶着一挂并不出众的马车。马车虽然并不十分华丽也不十分宽大，但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却显得古朴而苍劲，透出几分凄凉之感。

秋风飒飒，万木萧然，倦鸟归林，路人断迹。惟有那城头遥悬的一抹夕阳给这倦旅的马车一丝诱惑之力。

于是，那驾驭马车的中年人一声吆喝，一抖缰绳，那两匹驾车的马鼓起最后的余勇，向城头尽力驰去。

驾辕的是一匹深黑色的马，旁套的则是一匹枣红色的马。两匹马原本都很健壮俊美，而今由于长途劳累，跋涉不休，全身已被尘埃污染得失去了本来光泽毕现的毛色，而透出蒸腾着热气的汗渍。

驾车的中年汉子名叫孟剑秋，年约46岁，身材瘦长，相貌清癯，两眼生辉，面容坚毅，少言寡语，十分内向。如果不是他主动



发话、表露心迹的话,你是无法揣摸他的心思的。

他的深沉并不在于他的无话,而在于他的心计和眼神。他的眼神告诉那两匹马:必须在天黑以前进入城中。

数月来他一直驾车赶路。此时临近城门,尽管两匹马都已累得满身是汗,但他却稳坐驭座,神色安然。除了目光炯炯的眼神显示出催赶之意,浑身上下竟然没有半滴汗渍。

车子是由质地坚硬的柞木制成的,从车架到车轮全都是崭新的,它的坚固性是一流的,其特点在于适应长途远涉,而不是外表的豪华巧饰,所以,它是当时清代民间普通的马车式样。

车厢也是木制的,有门有窗,一律挂着普通的民间马车惯用的布帘,而绝对看不出是官宦人家的专车。

车内却铺垫得厚实柔软,可坐可卧,并有高高的座垫,可供禅坐养神。除了生活必需品,最为显著的是堆放着不少书囊,里面放满了古籍珍品,以供研读。

里面究竟坐着什么人?除了知情者,任何陌生路人是不清楚的,也无法看清楚,只能展开各自的想象去猜测。

猜测的结果依然是茫然而又惑然的,因为,马车既不像官车又不像商车,既不像囚车又不像婚车,充其量不过是挂极普通的类似搬迁赶路的民车。

这是事先有意安排的。这不仅出于车主人的意愿和亲朋挚友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出于清代乾隆皇帝的旨意。

这挂马车是秘密监制的,制做它的匠人无疑是一流的能工巧匠。

马车从京城驶出也是秘密的,除了当今天子和刑部重臣以及车主人的家属挚友外,很少有人知道。

天将拂晓之际,这挂马车出了京城,沿着官道,混杂在人群车流之中,向遥远而冷漠的西域古道驰去。

一路上披星戴月,历经艰辛,巧涉难关,担惊受怕,终于来到这早已流传着西汉大将军霍去病与众将士饮酒古泉的军事重地——肃州城内。



车主人掀开车帘向后遥望,看见一人骑马尾随而来,他不禁一怔: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即使马车进入壮阔幽深的城门,车主人也安坐如常,始终未露出身形来。

马车从东城门进入通衢大道后,市井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人来人往,穿梭如织,显得十分热闹。

车主人出于好奇,轻轻撩开窗帘,四下观赏,只见一座雄奇的钟鼓楼巍然矗立在街心,他真想登楼远望,赋诗一首,聊表心意。

然而马车并未停留,绕过鼓楼向南驶去。他只好在车内举目观望,但见东西南北四道城门遥对鼓楼,岿然屹立,雄浑壮阔,气势不凡。

他在车内轻声自叹:好一座八卦城仪,兵戎相见,足见古人心计矣!

入城的马车虽说并不出奇,但自东门而入,自然会使人想起这必是由关内而来的车马,车内究竟是何人何物,当地行人免不了投去探究的目光。

只能以目探测,不便启口动问,更不能掀帘而视。

因为除了驾车的人一副凛然难犯的神情,车后还有一位英年壮士,身背宝剑,骑一匹雪青马,表情冷漠,旁若无人地护送这挂马车。

壮士名叫英杰,年约三十岁左右,身材颇长,面目清秀,双目含威,英武剽悍,自有一股逼人的气势。

然而,此行他却装扮成普通人家的护卫,其情其状似乎是护送家眷搬迁或是远投他乡而已。

多疑好奇的行人面对如此莫测高深的护卫也只好望车兴叹,侧目而过,不便深究其奥,以免招惹是非。

马车行至南门口,停在一家高挂旗幡的车马客栈大门前,立刻被招揽生意的伙计迎入大院。

此时从车内走出一位年约45岁的儒雅之士,一脸笑意,站在



车旁，机警地环目四顾，突然发现尾随而来的单人匹马也向院门缓缓走来，他不由心头一紧，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站在车旁的人身材瘦长，面容清秀，双目机敏，满脸倦意，似笑非笑，自露几许诙谐之气，使人乍见，便觉不俗，浑身洋溢着书卷之气更令人肃然起敬。

此时他却头戴道冠，身穿道服，腰佩宝剑，手持书卷，俨然是位道学游方之士，大有四海飘泊之仙气。

此人正是清代翰林院侍读学士、深得乾隆皇帝荣宠的文学侍从纪晓岚。

纪晓岚祖籍今江苏省南京市，出身于书香门第，祖辈皆为官宦之流。他自幼聪慧过人，悟性特高，由于家学熏陶，诗词文章往往出口不凡，深得饱学之士的赏识。

纪晓岚11岁时随同父亲纪容舒到北京定居。父亲纪容舒是康熙五十二年的恩科进士，在京师户部和刑部供职。

由于父亲的关系，纪晓岚在京拜康熙六十年进士的戴亨为师，学有所成，长进颇大。纪晓岚从17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31岁考中了二甲第一名进士，接着跻身翰林院，先后又担任过地方科举考官，后为贵州都匀府知府。他以博学多才、颖悟过人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留在皇帝身边充任文学侍从，颇得殊荣。

当那尾随而来的汉子牵马走过马车时，偷眼一瞥纪晓岚，纪晓岚立即感到一股不怀好意的杀气。

身为世人垂羨的侍读乾隆皇帝的纪晓岚为何此时装扮成一名道士呢？

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也是身在困境不得已而为之。所谓韬晦之计在于保身，不为过也。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此时的纪晓岚已不是往日的座上客，更不是乾隆的近身侍从，而是因漏言泄密获罪革职，被流放新疆效力赎罪的，严格地说他是个流犯。

何谓漏言泄密？这要从他的姻亲卢见曾谈起。

卢见曾别号雅雨山人，系山东德州人，是康熙六十年的进



士。在乾隆元年担任两淮盐运使。因为卢见曾平日广交文士名流,善于赋诗与人唱和,与当时的文坛名流郑板桥、吴敬梓等一大批文人墨客皆有深交,加之他广建书院,倡导学风,被称为东南文坛的盟主。

在他告老还乡之后,两淮盐运使大量亏空,乾隆皇帝下旨追究历任盐官贪贿之罪。纪晓岚身在皇宫,得知此情后深为卢见曾担忧,于是便给他暗中报信。

纪晓岚为了不露把柄,将一撮茶叶装入信函,封口以面浆加盐封死,封函内外不写一字。当卢见曾收到信函拆开一看,立即领悟其意:此函隐喻“盐案亏空查抄”也!于是他立即将财产疏散奇藏起来。

事发之后,乾隆皇帝追究纪晓岚泄密之罪,纪晓岚坦诚言道:“皇上严于执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眷眷私情,犹蹈人伦之陋习。”

乾隆皇帝对他不提一字的隐喻密函虽然感到恼怒,但也叹服他的漏言奇才,加之他又诚心认罪,坦露情怀,便也死罪活免了。

由于纪晓岚久居宫廷,常在乾隆皇帝的身边侍从文学,彼此对诗吟赋互为映照,深得乾隆皇帝的宠信。一旦漏言获罪,乾隆皇帝倒也为他惋惜。出于执法,囿于公论,乾隆皇帝虽然不忍重判,但也不能以私情庇护,为正国法,还是将他从轻发落,谪戍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纪晓岚之所以为卢见曾铤而走险,是因为他的长女嫁给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他们是姻亲关系。

纪晓岚姓纪名昀,字晓岚、春帆,别号观弈道人。此次西行以道人装扮,自有来历。

他的父亲纪容舒早年曾与一个算命道士有来往,那道士名叫石开雾,别号观天真人。此人不仅学富五车,而且剑术极精,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卜卦算命自有一番学理。

纪晓岚幼时曾染重病,卧床不起。他父亲请来良医术士为其





除疾唤魂，始终未能妙手回春。

经人引荐，他认识了天觉寺的观天真人。经数次邀请，观天真人来到纪府治好了纪晓岚的病。

为了感念观天真人的再造之恩，纪容舒与观天真人结为异姓兄弟，并让起死回生的纪晓岚拜其为义父。

此后观天真人常来纪府与纪容舒谈古论今、饮酒赋诗，发现纪晓岚天资聪慧、机敏过人，免不了对诗唱和，兴之所至，也教他研习剑术。

几经考证，他发现纪晓岚文星高照、剑道无望，便敦促纪晓岚刻苦自励，发奋图强，以求蟾宫折桂，日后成为文坛泰斗。

三十多年后，观天真人已成为天下少有的剑术高手，他以文德武备震慑江湖武林，成为武当派的掌门人。

当他得知自己的义子纪晓岚学有所成，成为乾隆皇帝的文学侍从后十分欣慰，而今忽然传来消息说纪晓岚获罪流放边塞，十分不安，亲自到京城安慰纪晓岚，并嘱咐他巧扮道人离京远涉异地。

道人云游四方，飘忽不定，卜卦算命，祛疾造福，已为世人所司空见惯。

扮作道人掩饰本来身份，避凶化吉，免遭仇人暗算，也是明哲之举。

纪晓岚少年时曾经常观看观天真人与父亲的对弈。

家父与义父本都是棋盘高手，两人对弈，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楚河汉界，两军双峙，杀气腾腾，各不相让，直看得纪晓岚风雷涌动，心智大开。

从棋局的变幻莫测他悟出了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那便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智者必有大勇，二者必相得益彰。仅有智而当决不决则优柔寡断，失去良机。仅有勇而无善谋则鲁莽草率，大事难成。

棋局的风云浓缩了人世的交战双方如何在智力、毅力、机敏、果敢、沉着、冷静等许多属于本身素质方面的较量，如何在局



部与整体关系方面分析决断。

纪晓岚通过对弈不断增强了他的思辨能力和判断意识,因此他认为对弈是智慧的展现和突发,为此他以观弈道人作为自己的别号。

作为流犯西行的纪晓岚暗中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关照。

那位护车的英杰即是乾隆的近身侍卫。他名为押解囚犯,实为保护纪晓岚西行无阻。

他的作用,除了乾隆皇帝和他本人以外,皇宫里的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纪晓岚的义父观天真人也在暗中保护着他。

那位驾车的人即是观天真人的弟子,他是特意装扮为纪晓岚驾车西行的马夫,对此,局外人也是不清楚的。

驾车的孟剑秋一边卸车,一边叮咛栈家伙计把马牵进马厩饮水喂料。

英杰把马交给伙计,帮纪晓岚把车内的书囊搬进下榻的客房。

他们三人洗完手脸,来到前面临街的饭堂吃饭饮酒。

此时那位尾随而来的汉子也来到饭堂吃饭。他一边吃着一边偷窥纪晓岚,仿佛在判定纪晓岚是否就是他所寻找的人。

纪晓岚等三人吃完饭回到客房,关起门来谈论那个尾随而来的人。

纪晓岚满脸疑云,悄声问道:“不知二位可曾留神,刚才那位独自吃饭的人,就是一路骑马悄悄尾随而来的陌生人。”

英杰皱起剑眉说:“学士所说不差,此人从祁连山北折而来。”

纪晓岚说:“哦!你怎么知道?”英杰说:“因为一路上我十分注意后面的动静,从未发现此人此马,在靠近祁连山的岔道,此人突然出现,所以,我断定他是从山路抄近道而来的。”

纪晓岚说:“你的判断有道理。此人一路尾随,必有用意。我发现他脸上毫无表情,好像除了一双眼会动外,其余都是死人的



皮。”

“哦，这我倒没有注意。”英杰迷惑地说，“不过，他的脸面倒很光堂，与他的身材不太相称。”

孟剑秋放下手中的茶杯，很果断地说：“他戴着人皮面具。”

英杰听后显得有些惊诧，怔怔地看着喝茶的孟剑秋。

纪晓岚坐在床头，右手一拍左手摊开的《史记》，笑吟吟地点头道：“孟师兄可谓慧眼识妖，一眼就看破了其中的奥妙。我和英贤弟虽说怀疑其中有假，但却没有说准，如此看来，孟师兄还是江湖阅历深厚啊！”

说完他很洒脱地笑起来，英杰也赞许地展颜而笑。

孟剑秋是观天真人的弟子，年长纪晓岚两岁。而纪晓岚又是观天真人的义子，所以，纪晓岚称他为师兄。

孟剑秋平静地说：“师弟与英贤弟久居皇宫，对武林中的诡秘自然知之有限。反之，对宫廷之秘事，我也远不如你们，这道理一样。”

英杰说：“如此看来，此人大有来历。但不知他的目的究竟何在？”

孟剑秋说：“对。因为人皮面具很昂贵，也很稀少。此人面戴此物，大有来路，必与江湖有关。如此费心遮去真面目，怕的是被人看穿。一路潜踪尾随，不外乎意在我们身上。”

“师兄所言极是。”纪晓岚将书放在床上说，“此人紧紧跟踪，目的恐怕在我身上。看样子，我倒成了他的猎物。以京城宗派纷繁而言，我想此人的来路定与京城奸党有关。”

英杰道：“学士兄业已获罪离京，卢老前辈已被严判，奸党小人当勿忧虑，又何必节外生枝呢？难道他们还怕你不成？”

孟剑秋摇头道：“依我看，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师弟毕竟是乾隆皇上的贴身侍读之人，平日关系密切。除了阅章对文，共论诗书，探讨学问，也曾常常对弈对剑，彼此无隙。常听宫中传说学士与皇上借助舞文弄墨，相互戏谑，嬉笑之中各显机敏，各显才气，盛传不少佳话。传闻皇上的聪敏与机巧，多半受到师弟的



熏陶与感染。所以，民间传说皇上的半个文库是学士的脑袋。”

孟剑秋说到这里喝下一口茶，润润嗓子，接着又说：“皇上为何不忍心治师弟于死罪呢？这道理很明显，皇上是重才之君，他不愿毁了你而失去他的半个文库。这些君臣之谊、文牍之情，恐怕当今的奸党与佞臣不会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师弟死罪活免，日后重返宫廷，一旦腾达，岂不于他们不利？所以，为了长远利益，他们不会甘心让你再显神威的。此人的出现定与他们有关。”

英杰颌首道：“孟兄说的有道理。不过，此人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孟剑秋端起茶杯又喝起来。纪晓岚从沉思中抬起头说：“关于施出什么样的手段，依我看，他不会明来也不会硬来。因为，他既与江湖有关，想必也会看出英贤弟不是个等闲之辈，更何况你身背宝剑，谅他也不敢贸然动手。否则，他绝不会等到现在。依我看，今夜定会有一场风波的……”

他的话尚未说完，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门被推开，伸进一个脑袋。





第二章 大义开释知罪人

他的举止更使纪晓岚坚信了自己的看法，于是，他故意绷紧了自己的脸面，冷冷地说：“看来你毕竟涉世不深，自欺欺人。你尽管改腔变调，依然不能尽失京腔。从你的五官长相可以看出你生在京城长在京城。再看看你的手，像个深山樵夫的手吗？你的手分明告诉我，你是京城初出剑道的三流小子。你分明是受人指派图谋不轨的歹徒。说！谁派你来的？”

推门进来的是本栈的伙计，他把一壶香茶放在桌子上，然后，转身面对纪晓岚施礼道：“道长，住在本栈的一位壮士，让小人传话，说请问道长能否卜卦算命？”

纪晓岚笑问道：“莫非他要我略施小技？”

伙计躬身道：“不错。那位壮士就在门外等候。他刚才还在门外，不便烦劳道长。我送茶过来，他托我代问道长，小人只好传话了。”

纪晓岚转望孟剑秋和英杰，见二人已有准备，便对伙计说：“请那位壮士进来问卜，本道士愿为效劳。”

伙计连忙开门传话，那位壮士面带歉意讪然走进房间。

伙计关门而去。那壮士站在当屋向纪晓岚双手抱拳深施一